

# 洛夫詩中「火」意象研究

陳政彥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火是洛夫詩中常見的意象，但至今卻尚未有人討論洛夫詩中火的意象。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提出關於火與人之間的論述給本文提供了好的論述基礎。透過巴什拉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的分析洛夫詩中的火。以下分別從傳遞情感以及以火喻詩兩方面來分析。透過人對溫度的直接感受，火焰意象成為愛情與親情的最佳表達方式。洛夫透過火焰具有透過燃燒，將物質轉化為無形的特質，傳達以火焰的意象寄託世間萬物於永恆的概念，由於詩也同樣有保留萬物抵抗時間的特質，因此洛夫也常以火喻詩。最終透過火的意象，可以發現洛夫表達情感與思想的特殊模式。

關鍵詞：洛夫、加斯東·巴什拉、火、意象、現象學



## 一、前言

洛夫從六〇年代開始，成名至今近五十年，高超的詩藝成就屢屢成為詩壇注目的焦點，而且洛夫從未放棄創作，至今仍然不斷有精彩詩作問世，質量俱佳。這樣的詩人當然會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到目前為止，已有十本碩士論文研究洛夫的詩作，其他相關單篇研究論文更是多不勝數。<sup>1</sup>在目前龐大的研究成果當中，早期論述多半討論洛夫詩作與超現實主義的關係，晚近研究則以洛夫自己提出的漂泊美學、悲劇意識為核心為主。研究洛夫詩作意象的論文為數也不少，從顏色、血、身體、眼睛、疾病等意象都有專文論述。奇特的是，火是洛夫詩中常見的意象。洛夫發表的第一首詩就是〈火焰之歌〉，他的散文集也命名《落葉在火中沉思》，除了火以外，焚燒、灰燼、鳳凰等與火焰相關的意象都不少，但是火的意象至今卻尚未有人討論，殊為可惜。

據費勇歸納，洛夫的詩中常見的意象大致可分為三類，首先是以血液為主的身體意象，其次是以日月火光為主的意象，第三種是雲煙樹等意象<sup>2</sup>，這三類意象在洛夫詩中反覆出現。其中火的意象出現的次數眾多，頗引人注目。費勇曾經針對此而說：「洛夫運用『火』、『火焰』這些詞彙，卻側重火的效果所引起的聯想，即：火可以焚燒一切，因而火是一種會毀滅性的力量。……總之，在洛夫的作品中，有關『火』的詞彙所具有的喻義，都是從火能夠燒掉事物這個物理現象而來，因此這些詞彙總是讓我們想起一種過程，在這種過程中，世界上的某種東西不得不被摧毀，或不得不自行滅亡。」<sup>3</sup>基本上費勇的分析點出一部份洛夫詩作中火意象的意涵，但是深入分析就可發現，洛夫的詩並非只強調火的毀滅，火在洛夫的

<sup>1</sup> 洛夫詩作相關評論分別集結成蕭蕭編，《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臺北：詩之華，1991年）；侯吉諒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臺北：漢光，1988年）；張默主編《大河的雄辯：洛夫詩作評論集》（臺北市：創世紀詩雜誌，2008年）三本，皆相當有份量。十本碩、博士論文部分為避文冗，不於此贅述。

<sup>2</sup> 費勇：《洛夫與中國現代詩》（台北：東大，1994年），頁14-24。據筆者粗略統計，洛夫詩中包含火或者燃燒、灰燼等意象共有一百多處。

<sup>3</sup> 費勇：《洛夫與中國現代詩》（台北：東大，1994年），頁21-22。



詩中應該還有其他更深刻的意義。

洛夫詩中運用火的意象次數之多，令人不禁好奇，為什麼洛夫的詩中會有這麼多的火？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火在洛夫詩的體系中，具有什麼功能，佔有什麼地位，使得洛夫在創作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倚重火來表現？

火與人類的文明進程息息相關，從神話時代開始，中國古史中的燧人氏，西方希臘神話中盜火的普羅米修斯，火一直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火給予人光明、溫暖，焚燒更演變出驅邪淨化的宗教意味。直到現代，火在我們的生活中仍然佔有相當的比重，只是我們已經習慣於以科學眼光看待火，將火視為一種分子快速活動的物理狀態，遺忘了我們對火帶給我們的奇妙感受，包括類似體溫的直接感受以及火焰燃燒過後具體物體消失的奇妙經驗。那正是洛夫詩中運用火焰的兩大功能，傳遞情感以及物質轉化為理念，成為永恆。

但是要如何談論洛夫透過火焰傳遞情感，寄託永恆的詩意，或許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sup>4</sup>所提出關於火與人之間的論述，可以給本文提供一個參考的角度。

加斯東·巴什拉一般被認為是日內瓦學派的一分子，日內瓦學派是受到現象學所啟發進行文學批評的學者們之統稱。現象學家認為人的意識總是永遠朝向某事或某物，想要區分人的主觀意識以及客觀事物是不可能的。羅伯·索科羅斯基說：「每一個意識動作，每一個經驗，都是與某一事物相關。每一個朝向（intending）總有它朝向的事物（intended object）。」<sup>5</sup>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空間或者萬物，對於我們來說，都不單純是事物，都包含著我們主觀的感受與情緒，而這種主客觀交融的現象在詩歌中看得特別清楚，因為詩歌正是透過語言所建構的主客交融的世界。

<sup>4</sup> 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3），法國二十世紀著名科學哲學家，法國新認識論創始人、詩學理論家和詩人。1927年，他以《論近似的知識》論文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曾任第戎大學文學系教授、巴黎大學科學哲學教授，長年擔任法國倫理與政治科學院院士。晚年曾獲榮譽勳位勳章和文學國家大獎。巴什拉著作豐富，涉及領域廣泛遍及哲學、科學、詩學、教育學、心理學等，代表作有《論近似的知識》、《新科學精神的形成》、《夢想的詩學》、《實用理性主義》、《火的精神分析》等。

<sup>5</sup> 【美】羅伯·索科羅斯基（Robert Sokolowski）著，李維倫譯：《現象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2004年3月），頁8。



加斯東·巴什拉最早是科學哲學家，對於人為何不能正確地進行純粹的科學思考感到好奇，因此進一步思考情感對於人理性認知世界的阻擾與糾葛，但是沒想到他卻被這些事物的美好想像所俘虜，轉變成其文學評論的根據。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或容格的原型體系研究人類集體無意識內容。例如他曾根據四種宇宙原素，土、氣、火、水對作者分門別類。」<sup>6</sup>承前所述，如果人的意識不可能離開世界而單獨成立，總是透過朝向某一客體事物才能存在，那麼我們的生存中不可或缺的大地、空氣、水、火等四元素，一定也與我們的意識緊密相連。因此巴什拉針對火與意識之間的關係，寫了《火與精神分析》、《火的詩學斷簡》及《燭之火》等著作，對於人會什麼對火會感興趣有深刻的分析。他並非是從科學上解釋什麼是火，而是從火給人什麼樣的感受與認知來著眼立論。巴什拉說：「火於是成為能解釋一切的特殊現象。若：一切緩慢變化著的東西能用生命來解釋的話，那一切迅速變成的東西就可用火來解釋。火是超生命的。火是內在的、普遍的，它活在我們的心中，活在天空中。它從物質的深處升起，像愛情一樣自我奉獻。它又回到物質中潛隱起來，像埋藏著的憎恨與復仇心。惟有它在一切現象中確實能夠獲得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善與惡。它把天堂照亮，它在地獄中燃燒。」<sup>7</sup>巴什拉對火的討論，雖然源於其出身歐洲文化圈當中所見的例證，但是火做為全人類共通的經驗，也有值得本文參考借鏡之處，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的分析洛夫詩中的火。而洛夫寄託於詩之上的「創造」之意，則是巴什拉未曾談及之處。以下分別從傳遞情感以及物質轉化為理念，成為永恆兩方面來分析洛夫詩中的火意象。

## 二、火意象的傳遞情感功能

火給人溫暖感受，令人直覺地聯想到擁抱，而生活中給予我們擁抱的不外乎親人與愛人，因此火在洛夫詩中具有傳遞愛情與親情的功能。

<sup>6</sup> 【美】羅伯特·R·馬格廖拉 (Robert R. Magliola) 著，周寧譯：《現象學與文學》（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10月），頁43。

<sup>7</sup> 【法】巴什拉著，杜小真，顧嘉琛譯：《火的精神分析》（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10月），頁13。



## （一）愛情的傳遞

透過火的比喻來描寫愛情，是很容易想像的。在愛上他人的時候，或者因為愛情，男女之間有了親密接觸的時刻，身體發熱的狀態都讓人直覺的聯想到火。在原始時代原始人需要透過摩擦生熱來生火，在兩片木片快速摩擦產生了火焰，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性與愛。巴什拉也說：「首先，必須承認摩擦是一種十分性化的經驗。瀏覽一下，古典精神分析所提供的心理學材料就會確信這一點。其次，倘若人們確實想把熱的感覺的特殊精神分析系統化的話，人們將確信，摩擦生火的客觀的試驗受到純屬內心經驗的啟發。不管怎麼說，從這個角度出發，火的現象和再次點燃的火之間的距離是最短的。愛情是客觀地點燃火的第一個科學假設。」<sup>8</sup>這種深刻的感受必定銘刻於每個人的生命當中，否則洛夫就不會有以下的詩句：「捧著你／你的筋絡有多長就捧多久／我摩擦雙掌取火／而後我們燃燒成／一堆灰／灰中最初的靜默」<sup>9</sup>在洛夫的詩作中，常可已看到詩人透過火的意象來表現愛情降臨的時刻：

我的語言沒有地方擱置／語言焚燒著我的嘴唇<sup>10</sup>

我以號角戰鬥，這仁慈的呼喚／愛與理性的旋律像野火追逐著草原／在霧的深林，落日的海上／我吹醒了黎明，吹燃了星辰的眼睛<sup>11</sup>

當我步過那些軒昂的建築，古老的聖殿／我老聽見許多聲音中閃著痛苦的淚，愛的火<sup>12</sup>

我走過總要仰首凝望，期待那主題偶然的呈現／雙眉閃動，她把影子投向我的眼中，情慾正擴展／忽然她髮間燃起一團火，熱焰逼人／當鎖在睫毛

<sup>8</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 29。

<sup>9</sup> 洛夫：〈驚見〉，《洛夫詩歌全集 II》，頁 145。

<sup>10</sup> 洛夫：〈吻〉，《洛夫詩歌全集 I》（台北：普音文化，2009 年），頁 31。

<sup>11</sup> 洛夫：〈吹號者〉，《洛夫詩歌全集 I》，頁 46。

<sup>12</sup> 洛夫：〈兩棵果樹〉，《洛夫詩歌全集 I》，頁 64-65。



裡的春天化作一片輕煙／我便捧臉走開...<sup>13</sup>

除了透過木片摩擦生熱之外，當男女為了愛情而相擁時，體熱的傳遞也很自然讓人聯想到火。而且這種火焰的溫和柔軟，帶給人美好的經驗與滿足。洛夫也同樣以體溫的傳遞來表現愛情。例如〈你的雪與我的血〉中的句子：「軟的是我們的黑夜／硬的是我們的白晝／不軟不硬是我們用溫火燉過的舌頭」<sup>14</sup>，寫舌吻的經驗，在〈和你和我蠟燭〉中寫歡愉之後的鬆懈：「用我的鑰匙／開你的房門／用你的火／點燃我的蠟燭／燭，摟著夜餵奶／夜胖了／而蠟燭在瘦下去／再瘦，也沒有我自你房中退出／那麼瘦」<sup>15</sup>，在這首詩中，蠟燭除了有形狀上的形似外，更深刻的是蠟燭上的火苗象徵兩個人之間愛情的火熱。

正由於火與愛與性之間，有著千絲萬縷難以切割的關係，因此當洛夫在詩中要透過性的象徵來比喻事物時，也喜歡用火的意象來表現。例如洛夫在〈石室之死亡·32〉中寫一隻燒鵝時說：「當觀眾以目光劃開了幕布／一盆炭火與性的新關係就此確定」<sup>16</sup>由於火具有溫度，是生命的象徵，因此洛夫詩中賦予生命的意象往往透過火來表現，此外如〈木曜日之歌〉中：「花朵／是火的舌頭／是臥榻上的臥姿／是受孕了的／河流」<sup>17</sup>亦然。

今天我們很清楚，賦予生命與火並沒有關連性，但是在人的真實生活經驗中，能賦予生命的性愛以及火熱的肌膚接觸之間卻有著直接而強烈的連結，因此在詩歌當中，二者可以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巴什拉說：「原始的現象學是一種感情的現象學：這種現象學製造出一些客觀的有生命體，混雜著想像出來的虛幻物體，製造出一些混雜著欲念的形象，製造出物的和軀體的各種經歷，製造出同愛情有關的火。」<sup>18</sup>例如洛夫描寫唐明皇與楊貴妃愛情故事的〈長恨歌〉，就充滿了這種兼具情緒愛欲的火焰。詩中的唐明皇：「他高舉著那隻燒焦了的手／大聲叫喊：我做

<sup>13</sup> 洛夫：〈投影〉，《洛夫詩歌全集 I》，頁 80。

<sup>14</sup> 洛夫：〈你的雪與我的血〉，《洛夫詩歌全集 I》，頁 87-88。

<sup>15</sup> 洛夫：〈和你和我蠟燭〉，《洛夫詩歌全集 I》，頁 89。

<sup>16</sup> 洛夫：〈石室之死亡·32〉，《洛夫詩歌全集 IV》，頁 57。

<sup>17</sup> 洛夫：〈木曜日之歌〉，《洛夫詩歌全集 I》，頁 282。

<sup>18</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 43。



愛」<sup>19</sup>手臂燒焦的意象一方面象徵唐明皇被情慾蒙蔽，國勢已然頹圯，但另一方面點出洛夫喜歡用「焚身」來表現愛情的特色。

在洛夫以火表現愛情的詩作中，有一個特別的傾向，就是喜歡用焚燒自身來表現愛情的強烈。在〈微雲〉一詩中說：「就這樣，我把自己焚燒／遠處的火，哦！那閃閃的光，我乃化為一縷煙，一片虹／本身沒有光，赤裸亦如我，謙卑亦如我／冉冉升起，我們同赴太陽的盛宴」<sup>20</sup>身體燃燒殆盡之後，只剩下一陣輕煙飄向天空，表現出詩人深陷在愛情當中，受著所求不得的煎熬，身心都呈現在火中燃燒的感受。

為什麼焚身與愛情有關？因為火焰的存在必需要焚燒藉以憑藉的木材，倘若比喻火焰是木材之子，是木材的愛情所誕生的產物，但是火焰的本身卻會吞噬木材，最終火焰吞噬了自己的雙親，猶如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弑父，巴什拉提出火焰與愛情之間的相似處：「俄狄浦斯情結從不曾得到更好、更完整的表白：如果你未點燃，慘痛的失敗會使你痛心疾首，火將留在你身上。如果你燃起火，斯芬克斯會吞食你。愛情僅是一種可傳遞的火。火僅是一種使人驚訝的愛情。」<sup>21</sup> 愛情雖然讓人甜蜜猶如冬夜爐火，但是引火自焚火卻會傷害身體與性命。

但是焚身並非洛夫詩中的重點，洛夫總是著眼於焚身之後，失去了身體，愛情反而變得更純粹更清靜。其隱題詩〈裸著身子躍進火中為你釀造雪香十里〉就是最好的例證：

進入火焰而又倉皇逃出／火滅時，赫然發現／中間卡著一根生鏽的脊椎骨  
／為何這般愛火／你蹙眉自問又恍然自答／釀酒不就是麥子火葬的一種儀式嗎？  
／造成如此結局有怨得誰來／雪融時／香氣自髮梢，自／十指之間  
裊裊上升<sup>22</sup>

題目的「裸著身子躍進火中，為你釀造雪香十里」本身就是一個極耐人尋味的意

<sup>19</sup> 洛夫：〈長恨歌〉，《洛夫詩歌全集 I》，頁 344。

<sup>20</sup> 洛夫：〈微雲〉，《洛夫詩歌全集 I》，頁 72。

<sup>21</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 30。

<sup>22</sup> 洛夫：〈裸著身子躍進火中為你釀造雪香十里〉，《洛夫詩歌全集 III》，頁 361-362。



象，當身體焚燒殆盡後，感情卻得到進一步的昇華，變得更純粹、更美，猶如雪的剔透，猶如酒的香氣迷人。巴什拉說：「只有純潔化能使我們把深沉的愛的忠誠變得辯證，而又不損壞它。儘管純潔化捨棄了大量的物質和火，但它比自然的衝動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更少的可能性。只有純化了的愛情才能尋求到感情。」<sup>23</sup>在所有文化中都紀錄著透過火的提煉，可將雜質去除的神話，直接比擬到感情上，經過火焚燒了多餘不純的雜質，便成為昇華過後純粹的愛。類似的例子如〈我在水中等你〉，中說：「緊抱橋墩／我在千尋之下等你／水來我在水中等你／火來／我在灰燼中等你」<sup>24</sup>透過尾生抱柱典故說愛之堅定，而火正是愛的象徵，是至死不渝的堅持。

愛通過焚身的考驗得以昇華，更感人的例子當數〈石室之死亡〉55~58則。這幾則是寫病中的覃子豪。在台灣五、六0年代佔有重要地位的詩人覃子豪，在創作與論述上都有成績，但影響更大的是覃子豪的認真教學，教出了許多台灣詩壇的重要詩人，因此當他罹患胃癌住院時，許多詩人都前往照顧服侍。前往探視的洛夫在〈石室之死亡〉中記下了病榻前的點滴，其中也包含了覃子豪與其女友西蒙的愛情點滴。<sup>25</sup>〈石室之死亡〉中說：「焉知，伊的額角在你胸前輕輕揉出的／豈僅是火焰一閃」<sup>26</sup>又說：「是杯底的餘醉，是鳳凰飛翔時的燃燒／伊是枕邊不求結論的爭吵」<sup>27</sup>當感情面臨生死別離的考驗，才知道其動人的程度。

當愛情燃燒殆盡，或許正轉化成另一種溫和但更長久的感情，一如洛夫〈寒夜小札〉所說：「牀頭的燈火很小／而其熱度／卻適足以溫暖我這／小小的宇宙／寫到最後一行／冷白的信紙漸漸熱了起來／當你讀到時／縱或冷卻一半／還有一半，已足夠為你／化雪」<sup>28</sup>透過信紙傳達了愛情的溫度，當愛情不再火熱燒身炙人，卻成為猶如親情一般的溫度，抵抗寒冷。親情正是洛夫詩中以火表現的另一

<sup>23</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103。

<sup>24</sup> 洛夫：〈愛的辯證·式一：我在水中等你〉，《洛夫詩歌全集Ⅱ》，頁376。

<sup>25</sup> 小說家季季曾記下這段經過。西蒙，本名陳守美，當時就讀台大外文系，與覃子豪感情深厚，據說覃子豪去世時，曾落髮供祭靈前，於喪禮時哭倒在地。也因為曾一同照顧覃子豪過的緣分，日後與詩人楚戈結為夫妻。見季季：〈用微笑洗刷傷口，用喧嘩保持冷靜——素描楚戈，送別「袁寶」〉《印刻生活文學誌》第四期（2011年4月）。

<sup>26</sup> 洛夫：〈石室之死亡·55〉，《洛夫詩歌全集Ⅳ》，頁81。

<sup>27</sup> 洛夫：〈石室之死亡·58〉，《洛夫詩歌全集Ⅳ》，頁84。

<sup>28</sup> 洛夫：〈寒夜小札〉，《洛夫詩歌全集Ⅱ》，頁382。



種重要主題。

## （二）親情的傳遞

火焰除了表示炙熱的愛情之外，很多時候也象徵了家庭的溫暖。在許多人的成長過程中，最初感受到的溫暖，不是來自愛侶，而是來自於母親的擁抱，一個深層、柔軟並且傳遞了母親體溫的擁抱。除了父母親的體溫之外，分享食物或者爐火也傳遞了我們認知溫度最初的經驗。

洛夫也以溫柔的火來表示家庭的溫暖。在洛夫寫給女兒的詩中也可以看到火的意象。在〈石室之死亡〉51、52、53 都是記錄洛夫自己初獲長女莫非的喜悅，「你是根，也是菓，集千歲的堅實於一心／我們圍成一個圓跳舞，並從中取火／就這樣，我為你瞳中之黑所焚」<sup>29</sup>，在圍圈跳舞狂歡的喜慶當中，抱起嬰兒，感受到由自己的生命所孕育出的另一份體溫，身為人父讓洛夫感動不能自己，這些情緒都可從這句「我為你瞳中之黑所焚」當中窺見。

洛夫寫給女兒的詩，選用火的意象也許源於擁抱愛女的體溫傳遞。巴什拉：「這種對深入的需要，對深入物的內部，深入有生命體的內部的需要是一種內在熱的直覺的誘惑。目所不及，手觸摸不到之處，熱在滲入。」<sup>30</sup>這種溫暖柔和的熱的滲透而且往往是人們最早及最美好回憶。我們可以看到在洛夫選用火的意象背後，有著火代表溫暖，溫暖代表家庭的心理歷程。

這種表現更集中地表現在悼念亡母的詩作〈血的再版〉當中，詩的開頭就說：「室內／慢火在熬著一鍋哀慟」<sup>31</sup>喪母的哀痛具體的表現在溫度上，慢火熬煮顯示了哀慟的緩慢醞釀。但更深層的分析，可以發現洛夫擇取這樣的意象是否也與印象中母親在廚房烹煮的形象有關，火在這裡便扮演了傳遞記憶的角色。更直接的詩句如：「你那暖如一盆火的擁抱／才會使我深深感知／取暖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家／不論在夢裡／在康乃馨的微笑中／或一支蠟燭的小小火焰裡……」<sup>32</sup>母親生

<sup>29</sup> 洛夫：〈石室之死亡·51〉，《洛夫詩歌全集IV》，頁77。

<sup>30</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45-46。

<sup>31</sup> 洛夫：〈血的再版〉，《洛夫詩歌全集IV》，頁95。

<sup>32</sup> 洛夫：〈血的再版〉，《洛夫詩歌全集IV》，頁106-107。



命的熱度曾經創造了自己，養育了自己，每個離開了家鄉與父母的遊子，不管到幾歲，必定總是想念著「那暖如一盆火的擁抱」。

只是在 1949 年 7 月，正值洛夫二十一歲那年，他離開河南衡陽的老家，選擇了從軍之路，隨軍隊搭船來到台灣基隆。離開了朝夕相處的父母，親情一夕之間斷裂，遂隔絕了三十多年，家庭的溫暖從此不再，只剩下記憶中的溫度以及輾轉反側的思念。於是詩中的火也變得愁苦，會燙傷人。洛夫說：「讓我告訴你／化為一隻蛾有多苦／在燈中焚身有多痛」<sup>33</sup>當洛夫想念母愛，希望重回那個溫暖的家而不可得時，就像渴望光明卻的飛蛾撲火，只換得引火自焚的結果。

雖然無法與母親見面，但是由母親那裡繼承而來的溫度，卻仍持續燃燒，甚至成為千里之外聯繫彼此的唯一交集。洛夫說母親是：「你是岩石，石中的火」<sup>34</sup>，而自己則是：「我是唯一在光年以外的太空中／燃燒自己的海王星」<sup>35</sup>，「燃燒」成為洛夫想像自己與母親兩人唯一的聯繫，因為熱代表了生命。巴什拉說：「只有火才是主體和客體，在泛靈論的深處，總可以發現熱能。我們感到：富有生命的東西，直接富有生命的東西就是熱的東西。熱是實體富足和長在的最好佐證；只有熱才賦予生命的強烈、存在的強烈以直接的意義。」<sup>36</sup>

由於長期分隔之下，無法再見到母親以及無法回到家鄉，鄉愁成為洛夫詩中或顯或隱的主題，表現鄉愁的方式仍然透過火。例如洛夫記錄與余光中一同在香港落馬洲眺望中國的詩作〈邊界望鄉〉，思鄉的鄉愁便以火灼的方式呈現：「而這時，鷓鴣以火發音／那冒煙的啼聲／一句句／穿透異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燒得雙目盡赤，血脈賁張／你卻豎起外衣的領子，回頭問我／冷，還是／不冷？」<sup>37</sup>相較於余光中同樣在香港落馬洲遠眺中國所寫的〈獨白〉，洛夫喜歡以火表現情感的創作模式便突顯出來。此外如〈我在長城上〉：「我也曾有過淚／現已在胸中凝固成火／火將哀慟鑄成一把匕首／一揚手，便冷冷地／插在牆上的一幅地圖中央」<sup>38</sup>也是以火寫鄉愁。以《世說新語·黜免》母猿悲子肝腸寸斷的典故所寫的〈猿之

<sup>33</sup> 洛夫：〈血的再版〉，《洛夫詩歌全集Ⅳ》，頁 97。

<sup>34</sup> 洛夫：〈血的再版〉，《洛夫詩歌全集Ⅳ》，頁 122。

<sup>35</sup> 洛夫：〈血的再版〉，《洛夫詩歌全集Ⅳ》，頁 114。

<sup>36</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 112。

<sup>37</sup> 洛夫：〈邊界望鄉〉，《洛夫詩歌全集Ⅱ》，頁 171。

<sup>38</sup> 洛夫：〈我在長城上〉，《洛夫詩歌全集Ⅱ》，頁 188。



哀歌》，也說：「這一聲／用刀子削出來的呼喊／如千噸鐵漿從喉管迸出／那種悲傷／那種蠟燭縱然成灰／而燭芯仍不停叫痛的悲傷／那種愛」<sup>39</sup>總之，親情的別離使得記憶中溫暖的溫度轉變成燙人的高溫，造成極大的驚慌，像被火燙到，於是燙傷焦灼成為洛夫詩中鄉愁的符號。

在〈漂木·瓶中書札之一：致母親〉詩中，洛夫寫著：「從中可以看到一支爆燃的火把／透明的灰燼／時間的煙／玻璃和灰燼和時間一同拒絕腐爛」<sup>40</sup>火把代表熱度與光亮，是母親溫度的體現，但是如何詮釋「與時間一同拒絕腐爛」呢？這就必須談到洛夫詩中火之意象的第二個面向。

### 三、火意象蘊含詩之創造、寄託永恆功能

火的溫度除了可以給人溫暖之外，另一個功能是促使物質變化。火可以淨化消毒，甚至可以消滅物質，在原始思維中，人們想著被物體焚燒之後，是否就進入另一個形而上的世界。於是火在人的直觀當中就有了創造重生、寄託永恆的功能，這些正是洛夫對詩的看法。

當我們讚嘆詩作之美，遙想詩人寫下如此精妙文字的瞬間，必定連天地都動容，杜甫正是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來讚揚李白的詩作。創造是世間最不可思議的奧秘，那必定是充滿了光與熱的時刻，萬物之中，火最足以形容。而詩作將人的心情化為文字，原本剎那即逝的感動成為抵抗時間的存在，不管經過多久，後世讀者都能透過文字，讓詩人在文字中現身，化為不朽。因此洛夫往往以火喻詩，體現出詩之創造與超越時間的特質。

#### （一）以火喻詩的創造特質

火的意象在洛夫詩中常常用來比喻詩。例如洛夫是這樣向美國詩人金斯堡致敬：

<sup>39</sup> 洛夫：〈猿之哀歌〉，《洛夫詩歌全集Ⅱ》，頁193-194。

<sup>40</sup> 洛夫：〈漂木·瓶中書札之一：致母親〉，《洛夫詩歌全集Ⅳ》，頁283。



當詩句／在眾目低垂時／猝然爆炸／你曾是從熔鐵爐中／走出的一噸鋼／  
錘子剛剛舉起／你的血，便頓然濺成萬家燈火<sup>41</sup>

詩人的質地是熔鐵爐裏的鋼，詩人的血濺成萬家燈火，詩人所背負詩的才華是高溫高壓的火焰，熊熊燃燒。給予世人光與熱，被視為詩人的職責。類似的意象還可在〈風燈〉中看到：

懸於小站／風中的一盞燈／是召引的手／路盡頭的旅人／愈走愈近／／燈  
下／僅有手掌那麼大的／一塊佔領地／亦足以安置天地那麼大的寂寞／他  
一再仰首／等火焰在冷風中爆燃／／倦於白晝的喧囂／他自夜色中攝取孤  
獨的力量／猝然回首／祇見那燃燒自己膏油的人／在歷史中踽踽獨行<sup>42</sup>

這首詩是為了記念高雄師院的風燈詩刊創刊所做，在此詩中，洛夫比喻詩人的創作是把自己的生命當成膏油的一種自我燃燒，即使社會上空氣冷漠，對於文學藝術視而不見，但是詩人仍須懷抱著自己靈魂的熱度，在冷漠的世間踽踽獨行。以火喻詩成為洛夫詩中的特殊現象。這種經驗模式是洛夫的特色，而現象學文學批評其主旨正是在於揭示與評價作家特殊的經驗模式，因為經驗模式構成作者整體生活風格的統一特徵。<sup>43</sup>洛夫將火與詩的創造連結此一特點，張漢良早已發現，並透過分析〈石室之死亡·30〉來指出這種思想：

很明顯的，這首詩談論藝術的創作過程，包括詩人本身的被創造與創作。前一段詩人自喻為一件雕塑品，經歷一段「燃燒」過程後，肉體成形。也許讀者會憶起「石室之死亡」一開始，洛夫便說：「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這株生命之樹（這也是一個普遍的原始意象）存在於一永

<sup>41</sup> 洛夫：〈致詩人金斯堡〉，《洛夫詩歌全集 I》（台北：普音文化，2009年），頁 259-260。

<sup>42</sup> 洛夫：〈風燈—為「風燈」詩刊創刊而寫〉，《洛夫詩歌全集 II》（台北：普音文化，2009年），頁 146-147。1987年高雄師範學院，風燈詩社創社。

<sup>43</sup> 【美】羅伯特·R·馬格廖拉 (Robert R. Magliola) 著，周寧譯：《現象學與文學》（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10月），頁 50。



恆的宇宙格式之中，承擔這格式的 Logos 便是火。對詩人而言，不但創造生長是一個燃燒過程，即使生命本身也與火同一，因此在詩集中，詩人數度自喻為火，光與火的意象也就變作生命的象徵，和它們相反的黑暗意象也就變作死亡的象徵。<sup>44</sup>

此處張漢良的分析為洛夫思想中詩與創造的關係，做出最精確的分析。在〈石室之死亡·30〉中，造物者以巨掌揉捏詩人的肉體，但卻是透過燃燒，才賦予了詩人靈魂，讓他開始苦惱於生命的困境。這與詩人創造詩作豈不相同，經過揉捏賦予文字形體，但要通過將燃燒生命，才能賦予詩句動人的力量。不管是詩的創造或者萬物的創造當中都有火的形象。火是生命的象徵，這點不管在詩歌中或者在人的潛意識中都一樣。

葉維廉曾經分析洛夫後期的重要主題之一：「企圖用詩的創造來克服及取代肉體之被禁錮而達致騰躍的過程中，同時做出美學的尋索——一種新的存在意識的發掘。」<sup>45</sup>在葉維廉分析中，詩的創造、肉體解禁錮騰躍以及新的存在意識三種思想，正是透過火的意象來加以連貫，詩的創造是生命光熱的散發如火，肉體焚燒後解禁騰躍飛升也要靠火，焚燒後化入永恆正是一種新的存在意識的展現。因此火在洛夫詩中扮演著寄託這種思想的媒介。一如洛夫的句子：「燭光下閃爍的詩心／驟然冒起萬丈的青焰」<sup>46</sup>而懷抱著詩句的詩人，當然也就像抱著火的爐子一樣，在世間發熱。洛夫說：「在體內藏有一座熔鐵爐／我燃燒我自己／／當我跳進一口水缸／整個世界頓時沸騰起來」<sup>47</sup>詩人透過詩句將自己生命的熱度傳遞出去，終於撼動了世界。

正因詩具有如此動人的力量，因此每一句詩句的誕生，都經歷了猶如鑽木生火的辛苦階段。在洛夫的長詩〈漂木〉中直陳：「火一樣傷人的／語詞，通常／出

<sup>44</sup> 張漢良：〈論洛夫近期風格的演變〉侯吉諒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臺北：漢光，1988年），頁153-154。

<sup>45</sup> 葉維廉：〈洛夫論〉蕭蕭編《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臺北：詩之華，1991年），頁39。

<sup>46</sup> 洛夫：〈無題四行·11〉，《洛夫詩歌全集Ⅱ》，頁274。

<sup>47</sup> 洛夫：〈無題四行·9〉，《洛夫詩歌全集Ⅱ》，頁273。



於被鑽得喊痛的木頭」<sup>48</sup>而當無法暢所欲言，詩句無法任意發揮的時候，便成了熄滅的火。洛夫說：「而我們的言語／卻卡在喉嚨深處，動彈不得／那是一把被鏽了的鐵絲捆住的／火／目的不再燃燒／而在／熄滅／化灰，一個冷冷的結局」<sup>49</sup>語言必須化為詩才能表現存在的意義，說些日常生活的語言，對詩人來說，語言就只是灰燼，毫無意義。因為日常語言終將隨著生命的結束而消失，而為有詩句能超越時間的束縛，成為不朽的存在。從這點，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洛夫以火喻詩的另一層面貌，詩的永恆特質。

## （二）以火喻詩的永恆特質

在前文中談到費勇說洛夫詩中火的意象多半指向不得已的摧毀與滅亡。這個觀察並非毫無根據，例如洛夫下列的三首詩：

無人在乎時間是死是活／名字通過火焰便自認為不朽／無人在乎／姓風，  
或姓雨<sup>50</sup>

突然想回去／回到時間的火焰中去／火焰的灰燼／灰燼的那麼一點點餘溫  
中去<sup>51</sup>

我們一腳將他踢進焚屍爐，他便遽然坐起／享受這被燃燒時的片刻寧靜<sup>52</sup>

這些詩句都帶出在火焰中被焚燒的意象，焚燒成灰之後，在物質上只剩下沒用的灰燼，而大部分的質量透過燃燒似乎都消失在空氣中化為烏有，因此費勇才會做出以上的斷言。但是仔細審視洛夫的詩作就會發現，燃燒意象不是代表物體消滅成為虛無，而是透過焚燒，消去了物質性的存在之後，反而獲得永恆。例如在〈劇

<sup>48</sup> 洛夫：〈漂木〉，《洛夫詩歌全集IV》，頁218。

<sup>49</sup> 洛夫：〈漂木〉，《洛夫詩歌全集IV》，頁253。

<sup>50</sup> 洛夫：〈深山無墓無碑，碑上無名無姓正所以天長地久〉，《洛夫詩歌全集III》，頁364。

<sup>51</sup> 洛夫：〈除夕記事〉，《洛夫詩歌全集III》，頁104。

<sup>52</sup> 洛夫：〈雪崩〉，《洛夫詩歌全集I》，頁136。



場天使〉中，洛夫以詩句刻畫劇場失火的場景：

（火，火，火／一個女人的尖叫像一口痰吐在每人的鼻子上／騷動，狂奔  
一個男孩的哭聲將另一個女孩剛吹起的泡泡糖炸裂／鼠群之歌泡沫之歌一  
個城市在眾目中陷落／號角齊鳴，而天使們將紅色披肩舞成一片紅雲）<sup>53</sup>

在失火的劇場背景中，兩個演員開始爭辯關於不朽的問題：

演員甲：（輕噓）我差一點就不朽了！

演員乙：你這瘋子，快逃啊！

演員甲：（大聲）不朽！懂嗎！我只差一點點就接近那麼一種很過癮的不朽  
<sup>54</sup>

不朽即是不鏽，成堆的純鋼鑄成一付大大的臉，在街頭與太陽各自佔領半  
個天空

我乃生為不朽吞食白晝而嘔吐黑夜我乃非白非黑，我乃黑白之間的那一枚  
差不多即將不朽的太陽

全詩以詩劇的形式寫成，以詩句建構角色與場景、對白。詩中很明確地指出透過火的焚燒，演員終將獲得不朽，但在焚燒之前，演員甲卻退卻逃生，失去了化為不朽的機會。這種透過焚燒轉化為不朽的詩句在洛夫筆下常可見，如〈石室之死亡〉也說：「如果火焰一直上昇而成為我們的不朽／燒焦的手便為你選擇了中央的那個人」<sup>55</sup>

透過火的焚燒，淨化了所有不純的物質之後，轉化為精神性的存在，相較於物質在現實世界中，不可避免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經過焚燒轉化為形而上存在的精神，反而才能抵抗時間的摧折，才能獲得真實永恆的存在。因此巴什拉在《燭之火》中分析到：「對於物質構成的詩學無論如何是嚴正的宣告，因為光的優

<sup>53</sup> 洛夫：〈劇場天使〉，《洛夫詩歌全集 I》，頁 148-149。

<sup>54</sup> 洛夫：〈劇場天使〉，《洛夫詩歌全集 I》，頁 151。

<sup>55</sup> 洛夫：〈石室之死亡·50〉，《洛夫詩歌全集 IV》（台北：普音文化，2009 年），頁 76。



先從火中奪去了絕對主體的力量。火只是在它變成光的過程結束時才能獲得自身真正的存在也就是當它在燭火的痛苦中擺脫其全部物質性的時候。」<sup>56</sup>這種形而上的存在，以東方思想來說，即可以用「道」來形容，因此透過了火轉化成道，火與形而上的秩序，便產生了連結。因此洛夫在詩中要說：「是水也是火／／是萬物／萬物中不被承認的秩序」<sup>57</sup>要說到透過焚燒，消失了形體反而獲得永恆的生命者，就不能不提到神話中能透過自焚而再生的鳳凰。喜用火焰意象的洛夫筆下當然也少不了鳳凰。例如：

我們都是從火焰中走出／歷經萬劫而永不化灰的鳳凰<sup>58</sup>

我躍進火焰中／一面聽著脂肪燃燒的滋滋聲／一面暗想：／千年後才熬成一隻鳳凰／豈不太久<sup>59</sup>

火焰把一隻鳳凰烤得又香又脆，於是我們從灰燼／中找到了焦味的新生，而禍源／便是那／失而復得的心之荒原<sup>60</sup>

鳳凰的意象顯示洛夫詩中火的意象並非指向消失與虛無。相反的，鳳凰唯有透過焚燒自己，才能讓自己在火焰中獲得重生，獲得新的生命。洛夫詩中的火代表透過犧牲物質世界，轉而得到在精神世界永恆重生的象徵。

在洛夫的意識世界中，最足以代表永恆的事物就是詩。詩在現象學文學研究當中有著獨特的地位。海德格曾說：「人這旅程的本質是基本地『詩意的』。我們現在把詩看成一種預言性的，為諸神與萬物的本質命名。『詩意地居住』(to dwell poetically) 意思就是：『站立在諸神之前，而投身與萬物的本質相交接。』」<sup>61</sup>簡

<sup>56</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 158。

<sup>57</sup> 洛夫：〈不被承認的秩序〉，《洛夫詩歌全集 I》，頁 325。

<sup>58</sup> 洛夫：〈漢城之楓〉，《洛夫詩歌全集 II》，頁 28。

<sup>59</sup> 洛夫：〈夢的圖解·夢之四〉，《洛夫詩歌全集 II》，頁 245。

<sup>60</sup> 洛夫：〈刀子有時也很膽小掉進火中便失去了它的個性〉，《洛夫詩歌全集 III》，頁 418。

<sup>61</sup>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著，蔡美麗譯：〈賀德齡與詩之本質〉，收入鄭樹森主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北，東大：1984 年 7 月)，頁 20。



單的說，人的意識透過萬物的名字開始能夠思考運作，而萬物也透過被命名而得以進入人的意識中，命名的本身就是一種連結、一種比喻，因此詩在詩人的眼中，就成了建構世界的特殊存在。當詩人為萬物命名，萬物獲得了存在的基礎，詩人便得以透過詩作記錄生命，詩句中的生命便獲得了超越時間限制的存在，不管是屈原、李白、東坡或徐志摩，詩人們的生命都在每一次閱讀時，鮮活呈現在讀者心靈之前，於是詩便有了超越時間的力量。

於是洛夫說：「意義潛伏在／單音節疊句的那一邊／火的那一邊」<sup>62</sup>，又說：「如著火的意象／從一冊唐詩中飛出」<sup>63</sup>就洛夫的經驗模式來說，就有了這樣的邏輯，物質燃燒之後，可以獲得精神的永恆，另一件可以碰觸永恆的事物則是詩，因此可以推論出詩也具有火的特質。詩可以燃燒生命的光與熱，也足以抵抗時間的摧折。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洛夫詩中的火焰意象，具有傳達感情（親情、愛情）以及成為永恆兩種含意。火焰在巴什拉的夢想詩學體系中，也具有相同的傾向。根據黃冠閔的歸納：「依照巴修拉所抉發出之火的詩意象，其中還隱藏著兩項存有學原則：(1)藉著宇宙之火的想像，火焰的上升展示著存有的超越原則與增生原則，此乃「存有」在火中朝向「多有」(un plus-être)、「更有」(un plus qu'être)而變化；(2)藉著身體之火與親密之火，屋宇中的爐火展示著存有的盡善原則，在此種火之中，「存有」朝向「善有」(le bien-être)而增加強度。」<sup>64</sup>所謂朝著「多有」、「更有」而變化，是指火的向上跳躍以及淨化提煉不純物質的特性，讓人想到超越存有，對應洛夫的詩例，即是以火喻詩的表現。而火朝著「善有」而變化，則是透露了親情與愛情的依歸，是溫和美好的象徵。而這兩者的交集，正是在於詩。

正因為詩對詩人來說，是像火一樣散發光熱的生命的特殊存在，而親情與愛情又時常透過詩來抒發，因此也有不少親情或者愛情寄託火的意象，象徵進入於永恆之境的詩句。例如洛夫憑弔母親的詩，就有：「你點燃它們然後穿過熊熊的火

<sup>62</sup> 洛夫：〈聽徐廷柱酒後誦詩〉，《洛夫詩歌全集Ⅱ》，頁58。

<sup>63</sup> 洛夫：〈夜登普門寺〉，《洛夫詩歌全集Ⅱ》，頁132。

<sup>64</sup> 黃冠閔：〈巴修拉論火的詩意象〉，《揭諦》第六期（2004年4月），頁191。



焰走向遠方／你燃燒自己／讓清白留給化灰的骨殖...你超越了／遺忘」<sup>65</sup>詩人意味著母親穿過了火焰，解脫了物質的身軀，幻化成為永恆，而留在詩中的母親，則進一步超越了遺忘，這也呼應了前段〈漂木·瓶中書札之一：致母親〉中的句子，從此母親「與時間一同拒絕腐爛」。

不只是親情，在火與詩中得到永恆，愛情也是。洛夫的〈長恨歌〉最後一段寫道：「時間七月七／地點長生殿／一個高瘦的青衫男子／一個沒有臉孔的女子／火焰，繼續燃起」<sup>66</sup>雖然唐明皇與楊貴妃已經天人永隔，但是在詩中仍然可以看到兩人的愛情持續燃燒，不隨時間而熄滅。又如〈詩的葬禮〉中說：「把一首／在抽屜裡鎖了三十年情詩／投入火中／／字／被燒得吱吱大叫／灰燼一言不發／它相信／總有一天／那人將在風中讀到」<sup>67</sup>詩被燃燒之後，寄託的愛情飄散空中，於是化為永恆的存在，能讓傾慕的對象在風中讀到。其實洛夫筆下的愛情、親情與詩情彼此交融，透過火的意象而存在，火的熱度象徵了情感的傳遞，火化去了物質的特質，則是寄託情感於永恆的希望。一如巴什拉的結語：「傾刻間，愛、死和火凝為一體。瞬間在火焰中心，以它的犧牲為我們提供了永恆的榜樣。完全的、不留痕跡的死亡是一種保證，我們整個地奔向另一個世界。喪失一切以贏得一切。」<sup>68</sup>透過詩，洛夫的親情與愛情也得到了不朽的傳唱。

#### 四、結語

洛夫詩中使用火的意象的比例相當高，數量之多在當代台灣詩人當中也屬罕見。沈奇說：

人類的精神是由情感的爭戰和對意義的冥思所構成。表現在洛夫的詩歌世界中，這種構成則由「雪白」與「血紅」兩個核心意象，亦即「白」與「紅」兩種主題色調的對立、擺盪與統一所體現。「白」（雪、煙、雨、月、霧、

<sup>65</sup> 洛夫：〈漂木·瓶中書札之一：致母親〉，《洛夫詩歌全集IV》，頁287。

<sup>66</sup> 洛夫：〈長恨歌〉，《洛夫詩歌全集I》，頁352。

<sup>67</sup> 洛夫：〈詩的葬禮〉，《洛夫詩歌全集III》，頁316。

<sup>68</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23。



風、灰燼、泡沫、蟬蛻)代表著出世之傷／生命之痛；「紅」(血、火、燈、酒、虹、太陽、石榴、罌粟)代表著入世之痛／生命之痛；「白」即「禪」，即「對意義的冥想」，「紅」即「魔」，即「情感的爭戰」<sup>69</sup>

沈奇的看法頗有洞見，白與紅、雪與火二者間的意象互換是洛夫詩中極重要的動力，這正表示了火在洛夫的經驗模式中佔有獨特的位置。沈奇的說法正可為本文的印證，想要深入研究洛夫的詩，針對火的意象考察，相信是相當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sup>70</sup>

由於火能傳遞溫度，能讓人感覺到有人的體溫，因此洛夫詩中的火首先具有傳遞情感的作用，不管是愛人火熱的吻，或是母親溫柔的擁抱，人在火的溫度之前，都想起這些情感的美好特質。因此洛夫以火表達自己面對愛情、親情的態度。火的另一個特質是燃燒物質，使其消失，在人的原始思維中，消失的物質必定前往另一個世界，因此直到今日眾多宗教儀式仍以焚燒做為送亡驅邪的儀式。而在洛夫詩中，火的光與熱，就像詩的創造一般令人感動，詩抵抗時間的存在，也讓人想起火的燃燒特質，洛夫便以火表達他對於詩不朽與創造的看法。

巴什拉說：「火讓人產生變化的欲望，產生加快時間的欲望，使整個生命告終、了結的欲望。於是，遐想就是真正迷人的和戲劇性的。它擴展人的命運，它把小同大連結起來，把柴火的生命與世界的命運連結起來。」<sup>71</sup>巴什拉點出了對於火焰，我們可以感受溫暖，並且寄託永恆以無限的夢想。將洛夫富含玄思的詩與巴什拉的充滿詩意的論述對比來看，可以看到二者互為註腳，成為對方更理想的補充。

<sup>69</sup> 沈奇：〈現代詩的美學史—重讀洛夫〉，收入張默主編《大河的雄辯：洛夫詩作評論集》（臺北市：創世紀詩雜誌，2008年），頁72。

<sup>70</sup> 相對於火，洛夫詩中的雪意象也已經有研究者進行分析，可參見李翠瑛：〈洛夫詩中「雪的意象」之意義及其情感表現〉，《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15期（2009年1月）

<sup>71</sup> 【法】巴什拉著：《火的精神分析》，頁22。



## 五、參考書目

### 1.詩集

- 洛夫：《洛夫詩歌全集 I》，臺北市：普音文化，2009 年。  
洛夫：《洛夫詩歌全集 II》，臺北市：普音文化，2009 年。  
洛夫：《洛夫詩歌全集 III》，臺北市：普音文化，2009 年。  
洛夫：《洛夫詩歌全集 IV》，臺北市：普音文化，2009 年。

### 2.專書、論文集

- 蕭蕭主編：《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臺北市：詩之華出版社，1991 年。  
侯吉諒主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臺北市：漢光出版，1988 年。  
張默主編：《大河的雄辯：洛夫詩作評論集》，臺北市：創世紀詩雜誌，2008 年。  
鄭樹森主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臺北市，東大：1984 年。  
費勇：《洛夫與中國現代詩》，臺北市：東大出版社，1994 年。

### 3.翻譯論著

- 羅伯·索科羅斯基（Robert Sokolowski）著，李維倫譯：《現象學十四講》，臺北市：心靈工坊，2004 年。  
羅伯特·R·馬格廖拉（Robert R. Magliola）著，周寧譯：《現象學與文學》，長沙：岳麓書社，2005 年。  
巴什拉著，杜小真，顧嘉琛譯：《火的精神分析》，長沙：岳麓書社，2005 年 10 月。



#### 4.期刊論文

季季：〈用微笑洗刷傷口，用喧嘩保持冷靜——素描楚戈，送別「袁寶」〉，《印刻生活文學誌》第四期（2011年4月）。

黃冠閔：〈巴修拉論火的詩意象〉，《揭諦》第六期（2004年4月）。

李翠瑛：〈洛夫詩中「雪的意象」之意義及其情感表現〉，《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15期（2009年1月）。



##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Fire in LuoFu's Poems*

Chen, Jeng-Yan (陳政彥)

Image of fire is constantly seen in LuoFu's poems but rarely discussed.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based on Gaston Bachelard's stating of fire and human. Through his analysis, we deeply look into the image of fire in LuoFu poems. In this way we analyze LuoFu's poems in aspect of love, family and poems. It is sensation of fire that makes the image of fire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love and family. LuoFu saw through the image of flaming fire. Things vanish away and turn into eternity. A poem also has the same essence like fire. It endures the test of time. In LuoFu's poems, we find the same idea. LuoFu often uses fire as a metaphor for poems so by analyzing the image of fire in his poems, we see LuoFu's feeling, thought and the way he expresses himself.

**Keywords:** Luo Fu 、 Gaston Bachelard 、 fire 、 image 、 Phenomenology

